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2013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2013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上



贾平凹《倒流河》

陈 仓《父亲进城》

李栋梁《蝴蝶效应》

叶 辛《迷 途》

刘永涛《我们的秘密》

李 唯《暗杀刘青山张子善》

鲁 敏《零房租》

李佩甫《寂寞许由》

拖 雷《叛 徒》



漓江出版社

2013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下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3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：全 2 册/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.
—桂林：漓江出版社，2013.12

ISBN 978-7-5407-6861-4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3707 号

2013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(上下)

选编者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

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

封面设计 石绍康
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版人 郑纳新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 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
传 真 0773-2583000 010-85890870
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 ljc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5×960 1/16

印 张 45

字 数 772千字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6861-4

定 价 68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(上)

父亲进城	陈 仓 (1)
逃匿者	彭瑞高 (31)
蝴蝶效应	季栋梁 (74)
倒流河	贾平凹 (116)
一千个夜晚	王妹英 (136)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	方 方 (164)
我们的秘密	刘永涛 (234)
暗杀刘青山张子善	李 唯 (262)
陈万水名单	陈继明 (313)
零房租	鲁 敏 (342)

(下)

寂寞许由	李佩甫 (367)
朗霞的西街	蒋 韵 (402)
天 天	樊健军 (435)
长 河	马金莲 (466)
麻 雀	海 飞 (501)
小爱物	张 炜 (558)
叛 徒	拖 雷 (586)
细雨唤醒狮子	刘荣书 (619)
迷 途	叶 辛 (649)
特工徐向壁	小 白 (670)
附 录	(711)

寂寞许由

李佩甫^①

1

相传，在上古尧舜时期，中原腹地有一高士，名叫许由。

此人农耕而食，重义轻利，广有贤名。尧帝知道后，要把君位禅让给他。许由不愿做官，就逃到箕山隐居起来了。

不久，尧帝又想请他做九州长。这一次，许由听到又要让他做官，以为耻，赶忙跑到颍水边洗耳去了……从此，许由赢得了美名，也给人世间留下了一个“许由洗耳”的成语。再后来，就被人们传为隐士的鼻祖了。

然而，此事却得到当时另一位隐士巢父的嘲讽。好像是说，洗什么耳呀？别脏了水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不愿做官的人么？他不过是作秀罢了。

大意如此。

2

我要说的是，我是做过几天官的。

① 李佩甫 河南许昌人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河南省作协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生命册》等9部；中篇小说集《黑蜻蜓》等7部；作品曾获庄重文文学奖、五个一工程奖、飞天奖等。

在一个刚升格的县级市当一副市长。准确地说，三年。挂职。

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“挂职”。挂职就是从上边直接派下去的，没有走必要的选举程序。当然，走也是要走的，简化了。挂职又分两种，一种是实的，一种是虚的。我是虚的。就是说，我所谓的挂职，是以作家的名义去体验生活。

这是一个坐落在中原腹地的县级市，下辖十九乡，六镇，当年总人口八十七万。原为天仓县，1994年升格为天仓市。此地属北温暖带气候，年平均气温16.2度；日照时间2134.7小时；年无霜期为237天；年平均降雨量为727mm；域内共有三十一条过境河流；土壤主要分潮土、褐土、砂浆黑土三种，适于耕种。况且这里一马平川，人口密集，可以说，千年来几乎每寸土地都经人工修饰过，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，是产粮食的地方，所以叫天仓。

在这样一个地处平原、四通八达的县份做“官”，不客气地说，前前后后最先让我记住的是两个字。或者说，只有这两个字给我印象最深——“钻挤”。

“钻挤”是平原上的土话，也是对天仓人的形容。最初，我对这两个字的理解完全是贬义的：“钻”，我首先理解为钻营，或者说的不择手段；“挤”呢，怕也有加塞儿、抢先之意吧？把“钻”和“挤”拼接在一起，这就又加重了一层。那就像是把脑袋削尖了当钻头使，自然是很不堪的。

然而，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流，离开天仓之后，每当我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，都不由得会心一笑。是啊，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。“钻挤”这两个字所涵盖的意思，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。有时候，它就像是一本大书，需要细细咀嚼。有的时候，它就像是天空中的一道闪电，会叫人肃然起敬。

说实话，这两个字，会让我想到一个人。这人姓郭，名守道，大个子。最初，我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只知道他姓郭，我也就叫他老郭。记忆中，他身高骨寡，袖手面寒，就像是竖着的一捆麻杆。是的，我记住了他的脸。他那一副瘦脸，只有结了黑紫血痂的嘴唇是厚的（有人说，他脸皮也厚）。还记得，他常年穿着一身显得有些局促的灰西装，打着一条连乡人们都很不屑的、已分不清颜色的领带，脚上穿一双沾满灰尘的旧皮鞋，肩上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，总是风尘仆仆、一蹶一蹶地走在乡间土路上。还有，他的咳嗽极有特点，很像是一面张扬的、扯烂了的破旗。

一想起这个人，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模糊不清的、碎片一样的记忆。最难忘的，是他那劈柴般的咳嗽声。是呀，他是我挂职天仓、到任的第一天，第一个来拜访我的当地人。

记得，他说：我写过诗。

那天，我是中午到的。天仓四大班子，出动了六辆轿车，浩浩荡荡地把我从省城接到了天仓。按地方上的规矩，市委市政府搞了一次接风酒宴。我这人平时是不喝酒的，但初到地方任职，不得不入乡随俗，也就象征性地喝了几杯。酒是本地的接待专用酒，名为“三泉春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本地人对此酒有句顺口溜：三泉春，算龟孙，看你晕不晕！我就是喝下了几杯“三泉春”后，头晕脑胀，一觉睡到了傍晚时分。

傍晚，当我拉开门的时候，见一黑乎乎的人影儿在门前“谷堆”着。（“谷堆”为象形词，也是本地土话，意为“蹲”）还没等我醒过神儿来，他忽地一下蹿起来了，半山一样，吓我一跳。尔后，他慌慌地伸出手来，很熟的样子，说：李市长，我老郭呀，老郭。

我怔怔地望着他，匆忙间跟他握了手，他的手很凉，摸上去糙糙的。那时我的酒劲还没完全散去，头晕乎乎的，就说：“噢噢，你好，你好。”

老郭说：“呀呀呀，老天爷，早就盼你来。你可来了。你是作家，跟他们肯定不一样。分工了么？你分工管啥？”

我迟疑着，不知他是哪路“神仙”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就说：“刚到，还没分呢。”

他不容置疑地说：“那你得赶紧要求分工。一定要分工。你得有自己分管的口……”

紧接着，他突然压低声音，很神秘地说：“李市长，我有个项目。大项目……闹好了，我给咱文化上捐一个亿！”

他一下子就把我吓住了。一个亿？老天，一个亿是什么概念，他也真敢说。我上下打量着他，一时间，我觉得这人满嘴跑舌头，很不靠谱。

接下去，他愣了一会儿，结结巴巴地、有点突兀地说：“我、我写过诗。”

我支应着“嗯”了一声。“写过诗”是什么意思呢？

他很认真地重复说：“真的，我发表过诗。1977年，在《中原民兵》上，八句！”

那时，我的目光正落在“诗人”的腰上——一个穿西装的人，裤腰上却系着一条红布带子（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一年他四十八岁，是他的本命年）……慢慢地，我才弄明白，他的话里，意思很多。

是啊，时光仅仅过去了十三年。十三年后，我对他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。这时候，仅郭氏家族名下的资产，就有一百一十七亿之多。

坦白地说，我是以排名第八的副市长，挂职于天仓市的。

那是1996年的秋天，蝉声落了，暑热也已退去，几经周折，我们四位作家下去挂职的要求终于批下来了。我们四个人，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，下派到四个县份。我分的是天仓。挂职前，组织部门专门找我们谈过话，要求我们十天内到任。尔后，其他三位都先后被接走了，独独我一个人还在等待。那年秋天雨水大，且旷日持久。在绵绵的秋雨中，我等得不耐烦了，就通过一个朋友，打听了一下天仓的情况。在我之前，天仓市已有七位副市长，我若去了，排名第八。看来，天仓市对“老八”并不欢迎。

是啊，平白多了一位副市长，还要安排吃、住、行。况且，来的也不是什么要害部门的人……天仓不欢迎也是正常的。

两个半月后，待秋意深了些，“老八”终于还是被派下去了。这里边有些曲折，我不想多说了。

我记得，很早的时候，电影院里曾演过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，电影的名字叫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。这有点谶语的意思。可我知道，我注定不会成为“铜像”。因为，我是挂职。

我说过，挂职分两种，一种是实的，一种是虚的。大凡挂实职的，大多是从上级机关派下来、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。他们经过基层的锻炼，回去后是要提拔的。也有的就此留下来，修成正果，由副而正，成为地方大员。而我则是以作家的名义下来体验生活的。所谓的副市长，只是给一个名义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是“挂靠”。

虽然只是名义，可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在我到天仓的第二天下午，就由本市的常务副市长老薛陪着，到市人大常委会走“程序”去了。老薛个子不高，炮筒型，说话大腔大口的，人却极精明，一看就是从基层熬出来的。在他领我从市政府往“人大”去的路上，他告诉我说：“尿，别紧张，走个程序。”

那时天仓刚刚由县升格为市，市政府和市人大都还在一个大院里办公，全是一排一排的平房。政府和人大隔了一道花墙，一个被称为东跨院，一个被称为西跨院。从东跨院到西跨院只有几十米的距离。进了会议室，我发现人大的常委们已被通知来了。据说一共十六个常委，来了十二个，过了半数。跟众人握手之后，我才发现常务副市长老薛的胳膊窝里还夹着两条烟，那烟是用旧报

纸裹着的。当着众人，他把烟的封包拆开，一包一包分别甩出去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吸着。吸着……李市长到任了，大家都清楚，走个程序。”

众人都嘻嘻哈哈地把烟接过来……一一回道：知道。知道。

这一刻，我的脸不由得红了。是的，我有些汗颜……说实话，我不是官员，此时此刻竟也有了“加塞”的感觉。虽说是“走程序”，也还是要讲票数的。万一人家不投我的票，我也没办法。可我毫无准备，站在那里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心里怦怦跳着，竟有些惶恐、茫然。我甚至不清楚，薛市长拿来的烟是他自己的，还是用公款买的，这就是“人情”啊。

尔后，薛常务重重地拍了我一下，点点头，就大步走出去了，留下我“走程序”……

往下，“走程序”也快。也许是那两条烟起了作用？“人大”十六名常委，到会十二人，我算是……全票通过。就此，我这个副市长就算是正式当上了。

当我走出西跨院时，怎么说呢，心理上竟然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。走路时，腰杆稍稍地直了些，硬硬的。这时候，每每遇上有人打招呼，称我为李市长时，我点点头、鼻子会哼一声，很轻。

天是蓝的，阳光很好，小风有些凉意，不知不觉我额头上的汗消了，很爽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见了薛市长。薛常务站在新粉过的东跨院砖圈的花墙外，正在训斥一个人。

薛常务是站着的，那个人是蹲着的……此刻，薛常务像出膛的炮弹一样，快速地移动着，暴跳如雷！薛常务用手指点着那人说：“三舅，你要不是我舅，我管你那烂脏闲事？你疯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啥项目？啥狗屁项目？啊呸，狗鸡巴倒灶！——日八嚓！（据说，这句日八嚓是当地民间最为轻看、最为贬低人的一句土话。）……你把一家人都坑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会儿三妗子在画匠王正搦着脚脖子哭呢。”

走近些，我才发现，那人竟是老郭。老郭在地上蹲着，蹲着的似乎比站着的还要高些。可他就那么坐着，一声不吭。

薛常务发完火之后，突然蹲下来，递过一支烟去，又给老郭点上火。两人吸着烟，薛常务苦口婆心地说：“三舅，听我一句，收收心吧。好好教你的课，别再瞎胡跑了。我说话算数。你好好当你的民办教师，过两年逮住机会，我就给你转了……到时候，你就成正牌的国家教师了。你可一定听我的，别干那些‘日八嚓’的事了。”

老郭小声辩解着什么，又从那黑挎包里拿出一叠合同纸来，抖手送到薛常

务眼前，说：“我有专利，国家的专利证书……”不料，薛常务把烟往地上一拧，跳起身来，说：“你咋是个死榆木疙瘩？非一头撞到南墙上？啥项目？不听，我不听……”说完，站起来就走。

这时，一阵小风吹来，老郭摊在地上的文件纸被风刮走了几页，他慌张地爬起身，跌跌撞撞、激流跟头地追那几页纸片去了。

晚上，在市政府小食堂吃饭时，我问：“薛市长，那老郭，是你舅？”

薛常务一怔，说：“谁舅？你是说郭大个儿吧？那是个失心疯。尿，驴尾巴吊棒槌，八竿子打不着。”

在平原，凡是跟姥姥一个村，比自己长一辈的男性，是要统称为“舅”的。这不是亲戚关系，只是男方对女方家庭社会关系的一种尊重。这我明白。

提起老郭，薛常务告诉我说，此人是他姥姥村上的人，画匠王的。论起来，七拐八绕的也算是跟薛常务多多少少沾一点面子亲。他还说，这是个能人，干啥会啥，早年学过木匠、漆匠、泥水匠，还会画毛主席像呢。原是学校的民办教师，口才好，课也教得好。就是邪性。

薛常务说：“这不，疯了。他家盖得好好的两层楼，里外三新，卖屎了。领着一家老小住在烟炕屋里，张风喝冷的……他是急发财，迷到茄子地里去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就更觉得这老郭的确是不靠谱，也就不再问什么了。

4

天仓曾是个有点古风的县城。

那时，天仓还没有大面积扩容，老县城的“四关”（东关、西关、南关、北关）仍还残存着一点旧城墙的遗迹。城内像点样子的街道仅有那么几条。十字街、榆树街、衙前街、文庙街、马道街、人民路、幸福路……城内有三景：一塔、一庙、一桥，算是古迹了。塔是清代的，有乾隆的御碑；庙是文庙，供奉的是孔子、老子和释迦牟尼，这又叫“三教合一”；唯那一桥，是没有的。那桥记录在清代的县志上，上述此地有一景叫“高桥揽月”。那桥究竟有多高呢？没有人知道。据民间传说，古时，有一孩子，爬到桥洞里掏鸟蛋，一不小心，鸟蛋从桥洞里掉下来，鸟蛋落呀、落呀、落呀……那鸟蛋在下落过程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孵化过程。就此，小鸟儿在落地之前脱壳而飞。说来，“高桥揽月”这一景观是很有文学意味的，这应是天仓人想象力的极致了。

我在到任的第四天晚上，悄悄地从市府大院里走出来，逛了大半个天仓县城。

秋深了，我独自一人，在天仓的大街上漫步。天色已晚，大街上人来车往，行色匆匆，一个个脸特紧。灯光下，一街两行的店铺正准备打烊，只有饭馆的生意还红火。这时候，我看见了写在临街墙上的一行大字：“要想富，少生孩子多种树。”旁边一面墙上写的是：“枪杆刘电话：4848488。”（这是宁死也要“发”么？）是啊，这年头有谁不想富呢？人人都想富。

走着，我贸然想，一个市长（当然，副的），走在大街上，竟然没一个人认得他？是啊，天仓的百姓并不知道他们这里又多了一个副市长，多一个少一个跟他们也没啥关系……何况一个写字的，下来挂了个职，虽然也期望着做点什么。可你又能做什么呢？这么想着，就有些尴尬。

就这么走着，我一直在琢磨那个“高桥揽月”。桥在哪里呢？明明没有桥，史志上却有这么一个“高桥揽月”……这很像是一道脑筋急转弯，因为你无法想象那桥的高度。可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这又想说明什么呢？很奇怪。

那天晚上，我不知道究竟走了多远，走了几条大街，只是见灯光就走，见黑暗处回头。当我转来转去，穿过一条斜巷，走过一个卖花圈的铺面之后，竟然走到了市医院妇产科的后门。这时候，在一根电线杆下，我又看见了老郭。

老郭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站着，地上映着一个长长的影儿，旁边还停着一辆破自行车。他袖着手、跺着脚，没头苍蝇似的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

我迟疑着，该不该主动打个招呼呢？可这时，老郭却跑过来了。他巴巴地迎上来，很热切地说：“李市长，喝罢汤了？”

我点点头，应了一声。我知道，“喝罢汤”就是吃过晚饭的意思。当然，这是旧日的乡村记忆，是典型的中原乡村农民的口吻。

老郭说：“出来走走？”

我说：“走走。”

这时，老郭又巴巴地望着我，问：“李市长，分工了吧？你管啥？”

我笑了笑，略显尴尬地摇摇头。

老郭急切地说：“你得争取呀。你是上边派下来的，你要求分工，他们不敢不分……李市长，我那个项目，可全指望你呢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是跟薛市长有亲戚么？他可是常务副市长。”

老郭悻悻地说：“这屁人……不说他了。一点儿忙也不帮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下来是体验生活的……”

我的话没说完，被老郭打断了。老郭说：“市长啊，你整天在书房里囚着，地方上的事你不懂。你是不分工管点啥，就没人理你了。你得赶紧要求分工，你一定要争……”

我打断他说：“天都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干啥呢？”

老郭说：“我来……配一味药。”

我诧异了，说：“你，怎么不进去呢？”

老郭跟我贴得更近些，说，“这味药，我是给咱县银行的马行长配的。”说着，他的哑喉咙咕噜了一声，跟我耳语，“李市长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我有个‘好儿’……她表妹在医院妇产科当护士长呢。”

我怔怔地望着他，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

老郭给我递了个眼色，说：“‘好儿’，你都不知道？我有个‘好儿’，草帽张的。”

我还是不明白，问：“啥、啥好？”

他有些腼腆地笑了，说：“我可啥都不瞒你。就是‘情儿’。这你懂吧？咱这地界，都这么说。就是、就是书上说的‘情人’。”

社会真是变了呀。真不敢相信，就这个吹吹乎乎的老郭，一个半吊子，还有情人呢。

老郭说：“我那‘好儿’，她表妹在县医院，给我弄了个偏方。偏方治大病——小孩儿的胎盘，要新鲜的。尔后用文火焙干……”

我十分诧异：“胎盘还能入药？”

老郭说：“这就是你不懂了。新生儿的胎盘，大补。你如果想要，我想法给你弄一副……”

我忙说：“不，不。”

老郭叹一声，说：“你不知道现在办事有多难。那马行长，我整整找了他九趟，他就是不见我，死活不让我进门儿。送礼吧，贵的咱送不起……这不，我打听出他肝上有病。我给他弄了个偏方，偏方治大病。这偏方必须用新生儿的胎盘。刚好我在医院妇产科有个熟人，她今天值班，让我等着……”

他说得杂乱，我听得一头雾水。一会儿是行长，一会儿是胎盘，一会儿是情人，一会儿是护士长……这么说，他是想贷款了？

夜气渐深，分别的时候，我回头望着他，只见他形单影只地在电线杆下立着，嘴里还喃喃自语……此时此刻，我竟有几分同情他了。

走出不远，突然听见产房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……又见老郭两手握拳，半

蹿着吼道：“生了，生了……”

那情形，真像个疯子。

5

人都是爱面子的。

安顿下来后，我先后给各路朋友都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我已挂职天仓的消息，朋友们也纷纷表示祝贺。然后就问，分工了么？你一定要争取分工。当时，我嗯嗯着，虽并不十分在意，但心里还是有一些失落。如果检索自己的话，我承认，这里边自然有虚荣的成分。

90年代，社会上奢靡之风还没刮起。那时，天仓虽已升格为市，官员们还都在原来的小平房里办公，是“寝办合一”式。正职两间（里外套间），副职一间。我住在第二排的第五间房里，离薛常务只隔一排房，前后窗。

刚到任的头一个月，不断有人找上门来。最初，见有这么多人登门，我还是很高兴的。我想，这样我就可以更多地了解到本地的情况了。

所以，但凡有人来，我一概热情接待……说实话，来找我的，可说是三教九流，啥人都有。他们进门来，先是表示欢迎，说一些很体己的话。我记得，有个人一进门就说：“李市长，你喝‘牛眯’么？咱这儿有‘牛眯’。”一听这话，众人都笑了。我知道，这也是当地的土话，说的是“牛奶”。说这话的是个养殖户，他刚从新疆买回了六头奶牛。一个说：“李市长，你多大脚？”最初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，后来知道他是贩牛皮、做皮鞋的。另一个说：“李市长，见了你，可家常，真亲哪。回来我得给你弄点驴肉，北关街的，你尝尝。”这是一位乡镇干部。还有一个说：“李市长，听说你写书。回头我买一本，请你给签个名。要说，我的事就够你写一本书了。”……他们谈各自的情况、处境、难处，有骂娘的，也有专门告状的。开初一个个都巴心巴肝的样子，那亲热劲儿让你很难招架。然而再往下，聊着聊着，就是摸底和试探了。到了最后，就是一句话：“李市长，你到底分工管啥？”

当我没话说的时候，我就问：“天仓有桥么？”记得那养殖户一怔，说：“桥？不徐顾。”（“不徐顾”也是本地的一句土话，意思是没注意，或是没留心。）我又试着问贩牛皮的：“咱天仓，古时候是不是有座桥？”他说：“桥？还真不徐顾……哎，有，有。草帽张那边，高速路上，有一水泥大桥。”我还问过一乡干部：“咱天仓，有桥么？”他说：“桥？啥桥？木有吧？这个这个……”

对了，有一村叫郭桥。”我仍不死心，再问一县文化局的干部：“咱天仓，有座古桥？”他说：“有。有有有。西边，前宋北边有一小桥，叫水磨桥，是石桥。”

这情形持续了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不知从哪一天开始，就再也没人登门了。到了这时候，我终于明白，老百姓是最实际的。哪怕是一个下派的挂职干部，分工也是很要紧的。一个没有分工的副市长，其实就是聋子的耳朵，摆设。

在这一个月里，我曾参加过两次市政府召开的大会。那会儿，我也像模像样地坐在主席台上，就那么在“老八”的位置上坐着，傻傻地……就此，我就更深切地体会到“摆设”这个词有多么准确了。

“摆设”的感觉是全方位的。不久，当我再去市政府小食堂吃饭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孤单。这是一个很小的食堂，食堂有两位大师傅，专对市府领导的。一般到这里吃饭的，包括秘书长、办公室主任等，有十一二个人。可是，常常，每到吃午饭时，偌大的饭厅里却只有我一个人……后来，食堂的大师傅一见我就笑了。那笑，油汪汪的，意味深长。

照常，大师傅说：还吃面条？我说，面条。大师傅又问：烩面还是捞面？我说：捞面。大师傅说，你等着，马上就好。

说实话，天仓市府小食堂伙食不错，尤其是面食，堪称一绝。面条很快就端上来了，光卤就有三种：一种是西红柿鸡蛋卤，一种是肉酱卤，一种是牛肉香菜卤。尔后是各种各样的拌菜、配菜：有切得很细的黄瓜丝、姜丝、青椒丝、蒜丝、芥丝、海带丝、包菜丝、细粉……再加上油盐酱醋及各种佐料摆了一桌子。那面也好吃，手工盘的，极筋道，加上各种配菜、佐料一调，香气扑鼻，叫人胃口大开。

吃面原本是有响声的，要的就是那个爽劲儿。可是，可是呢，你一个人吃饭，有俩大师傅眼睁睁地瞅着……吃着吃着，你就有些不好意思发出响动了。不免羞愧，心说，你算个什么，让俩大师傅为你服务？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处境十分尴尬。说起来是下了基层，却像是吊在了半空中。常常，在院子里走的时候，那步子踩下去，很空，很没有底气，有些“偷”的意味。

就此，我先后与同时下去挂职的几位朋友通了电话，交流一下各自的情况。他们告诉我说，下来挂职，有分工的，也有不分工的，要看各地的情况……再问是怎么分的，他们的回答很简单，得“跑”。这个“跑”字涵盖了很多内容。我想，古人造这个字，是背着“包袱”的，那时候包含有“逃难”

的意味。那么，在今人的眼里，只怕是就简化成一个“足”、一个“包”了。

我一个写字的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场中人，下来只是为了体验生活。为了这点面子，就去“跑”么？我有些犹豫。说实话，我不想当摆设。但我也不能“跑”，这是我的底线。

在市府大院，眼看着各位市长都很忙，他们都有自己分管的口（部门），每天夹着包，去参加各种会议……只有我是闲人。特别是薛常务，他离我近，几乎是前后窗，每天见他身边跟着一群人，前呼后拥的。我不免有些眼热。特别是到了晚上，透过后窗望去，他的门前总有很多人来找，热热闹闹的。有时候，他一回屋，就大腔大口地往外轰人：走走，都走。我这儿成火车站了！而我这里，真正是门可罗雀。

后来，我觉得老这么吊着也不是办法，决定分别找书记和市长谈谈，看能不能做点什么。书记、市长都很忙，见了我，也都客客气气的。书记姓王。王书记说：“我看过你写的书。写得好。写得好……”市长姓刘。刘市长说：“咱这儿条件差，不习惯吧？……”市长还给倒了杯水，说：“先熟悉熟悉情况。熟悉熟悉情况。”

薛常务则说得更直白些：“写你的书呗。来这儿干啥？这屎地方……”后来，我突兀地问了一句：“咱天仓有桥么？”他愣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操，你啥意思？哪儿没桥？你是说四路一桥工程吧？不正建着么？你可别插手。这事归赵副市长，他管城建。”

有一天，办公室主任突然拦住我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李市长，薛市长让你交代一声：你可别把咱这儿的事都、哪个啥……写出去呀。”

在我到任天仓的一个月后，突然有一天，电话不响了，拨不出去了。我找了管后勤的小伙子，他很紧张，说：坏了？修。我让人赶快修。三天后，那小伙子一见我，出溜一下就躲开了。于是，我气冲冲地找到了市政府办公室，一进门，我厉声说：“谁把电话掐了？！”

这一刻，办公室的人呼啦一下全站起来了。大约有十秒钟的时间，没有人说话，谁也不说话。他们就那么默默地站着……一个个都很紧张。最后，办公室主任跑上来说：“别急。李市长，你别急。问问。我问问。电信局这些王八蛋……”

就在这一刻，我明白了……尔后，我摇摇头，笑了。我是笑着离开办公室的。后来，那个管后勤的小伙子悄悄地告诉我说：“李市长，这事不怨我。我哪敢私自掐你的电话呀。”

事过多年，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当官也不容易，官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官员身上必须得有一种魅力。第一口才要好，第二气场要大，第三要有相当强的沟通协调能力。要像磁铁一样，往哪儿一站，就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吸附力。后来，曾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过一位中央领导做报告。他坐在台上，面前一片纸都没有，可他侃侃而谈，整整三个小时。他每讲不到十分钟，就有雷鸣般的掌声响起。坐在下面的，是来自各省的作家代表……那掌声不是组织的，是自发的。我懂得了，这就是一个官员的魅力。

我没有走。我决定在天仓留下来。我要好好地“熟悉熟悉”这个地方。有了留下来的念头之后，才有了以后的事情，我才真正认识了老郭。

6

后来，我就成了天仓市最自由的一个副市长。

这还真得感谢天仓市的领导，他们给了我超乎想象的自由。正因为没有分工，我可以不参加任何会议，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挂名为副市长的自由人。

我也是事后才明白，不分工有多好。若是真的分了工，起码有“两关”要过。第一关是“接待”。第二关是“接访”。地方上有这样一句话，叫作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。你想啊，所有的“线”，都要通过你这一个“针眼”穿进去，一般的人，受得了么？

首先，光“接待”这一关，一般人就过不去。所谓“接待”，主要是对上。只要是你分管的“口”，上边来了人，你必须出面，陪吃陪喝陪视察。这是工作。一个县级市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几乎天天都有上边的人来，你说你陪不陪？记得有一天，薛副市长一天陪了七拨人，都是从上边下来检查工作的。他连喝了七场，醉得一塌糊涂。半夜被人架着搀回来，只要见棵树就说：来晚了，我检讨。我检讨。

再就是“接访”，“接访”是对下的。一个县级市，上百万人口，五行八作，形形色色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什么样的事都会出。就在我到任天仓的前一个月，因为“接访”，一个卫生局的局长，听说还是博士毕业，一下子疯掉了！

听人说，这个卫生局长一早起来正在刷牙，听见咚咚敲门声，他嘴里还含着一个牙刷呢，只见一个白发老者破门而入。老者一手举着汽油瓶子，一手举着打火机，大声叫着：事关尊严，我不接受！我决不接受！我死！今天如不解决，我就自焚！死在你面前！……卫生局长一下就傻在那儿了。他说：你、你、

你……径直出溜儿地上了。后来，这个扬言要自焚的人并没有死，卫生局长却患上了忧郁症，崩溃了。其实，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。这人是一个学校的老教师，因为没有评上职称，专门来找教育局长闹事的……结果他敲错了门。

说实话，一是对上，一是对下，我真不知道我能否对付得了？在这里，喝酒、接待都是很重要的工作。喝好了，上级会有拨款下来，你也就为地方上争得了利益；接待不好，该给的钱没有给，你也就损害了地方上的利益。对下，你不能好好安抚，让人跑北京告状去了；或是出了人命，也是要负责的……好在我没有分工。

在天仓的三年时间里，我先后跑了十一个乡，六十七个村子，可以说是大开眼界。

客观地说，像我这样一个几乎是冒名的副市长，堂而皇之地去许多个乡镇、村庄，见识了一个平原县份里各式各样的人物……还多亏了这顶“官帽”。

在我去过的许多村庄里，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名叫枪杆刘的村庄。

记得，当我初次到这个乡“调研”的时候，抱歉，我不得不用“调研”这个词，不然，我就师出无名了。那个年轻的刘乡长一见面就说：“李市长，我给你弄个秤。”

我一头雾水，说：“秤？”

刘乡长说：“秤。”

我还是不明白。

刘乡长年精干，才三十来岁的样子。刘乡长说：“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挑一个喜欢的。回去给我们宣传宣传。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好。”这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我做不了别的。

是年轻的刘乡长把我带到枪杆刘去的。就此，我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，有一个名叫“枪杆刘”的村子。

枪杆刘不大，只有六十多户人家。村街里很干净，也很安静，没有猪羊的叫声。两旁的房屋大多是新盖或翻修的瓦舍，有两层的，还有三层的。不经意间，我发现这个村子四周枣树特别多。邻近的院落里，也全是枣树。

进村不久，乡长就对一个女人说：老三呢？去把老三给我叫来。

一个乡长，对他治下的村落是否有权威，听口吻你就知道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在这个村子里，“老三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排行第三，“老三”就是老大的意思。

我自然对这个村名很感兴趣。问了才知道，很多年以前，那是在冷兵器时